

# 少林奇俠傳

少林奇俠傳 第二集 (八三)

答

說罷便把茶杯端在手中，向鄭飛虎一照，手下巡捕就高喊：「客廳！」鄭飛虎到此，也覺不能，便立起身來，鄒文彥就在座站着一拱手，便拂袖入內去了。鄭飛虎見那撫旨如此衝撞，碰下了這們一個大紅頂子，心中怎麼不憤恨異常呢？一直回到店中坐下，怒沖沖的說道：「那廝胆敢如此無禮，非重重地懲罰他一番，怎泄得心頭之忿？」當下衆弟子見他如此，爭着詢問：「他便將剛才之事，細說一番，又命諸弟子快想個妙法出來，對付那巡撫，欲知他們想些甚麼計劃出來，且待下文分解。」

又一日，鄉人傳生意又來追殿撰，殿撰使客代答。三五日後，便送女公子往遠旅，勸玉生得信，狂喜，如期女果來，挾箱籠數事，並二婢，生與女遂草草就逆旅成婚。

殿撰弗至，生謁殿撰，門者峻拒，生怪問女，女泣曰：「與君婚媾，父母恩義爲之絕矣！」生曰：「不然，則早日南歸耳。惟兩青女，殊可喜。」

弗必，南中給事卿左右者，弗憂無人，我忍累君操作耶！」女不敢拂其意，遂遣兩婢去，勸玉生遂携新

妻，挾厚載，南歸旋矣。

抵滬後，生棲其逆旅中，賺女金中資，分償夙逋，未匝月，生語女曰：「海上不可居，我與卿歸海處故宅，且拜姑氏，亦不宜遲。」遂一舸抵處，入城，尋故宅，陋巷中，屋三椽，是焉。

三屋更雜居三四家，生僅佔其一，入室，一邁婦憇息，滿眉端，生語女曰：「此吾母也。」女拜，生母曰：「婦來甚善，烹飪浣濯，之，吾可小休矣。」旁一兒，可九齡，生語女曰：「此吾前妻子也。」

「生母又進言曰：「是兒衣履鞋帽，新婦亦任之。」女唯唯，黃昏，生促女入廚下，劈柴造飯，入夕，生託言海上編輯事繁，翩然去，海處小邑也，未一月，咸知有生後病故，女則不知如何矣。

案茲已遵章繳交者固多，凡未繳交者，希即將年費繳來，藉資挹注，而利進

其其女相許，有證否？」鄉人曰：「生云有。」證何在？」鄉人曰：「簡札盈束，皆在南中，今北來好合，非來對簿，携此胡爲？」殿撰語塞，歸而怒責女曰：「你欲嫁此

界，你二千金，任爾自由，父女之情，盡於今夕。」女飲泣，不辯亦不

答。

又一日，鄉人傳生意又來追殿撰，殿撰使客代答。三五日後，便送女公子往遠旅，勸玉生得信，狂喜，如期女果來，挾箱籠數事，並二婢，生與女遂草草就逆旅成婚。

殿撰弗至，生謁殿撰，門者峻拒，生怪問女，女泣曰：「與君婚媾，父母恩義爲之絕矣！」生曰：「不然，則早日南歸耳。惟兩青女，殊可喜。」

弗必，南中給事卿左右者，弗憂無人，我忍累君操作耶！」女不敢拂其意，遂遣兩婢去，勸玉生遂携新

妻，挾厚載，南歸旋矣。

抵滬後，生棲其逆旅中，賺女金中資，分償夙逋，未匝月，生語女曰：「海上不可居，我與卿歸海處故宅，且拜姑氏，亦不宜遲。」遂一舸抵處，入城，尋故宅，陋巷中，屋三椽，是焉。

三屋更雜居三四家，生僅佔其一，入室，一邁婦憇息，滿眉端，生語女曰：「此吾母也。」女拜，生母曰：「婦來甚善，烹飪浣濯，之，吾可小休矣。」旁一兒，可九齡，生語女曰：「此吾前妻子也。」

「生母又進言曰：「是兒衣履鞋帽，新婦亦任之。」女唯唯，黃昏，生促女入廚下，劈柴造飯，入夕，生託言海上編輯事繁，翩然去，海處小邑也，未一月，咸知有生後病故，女則不知如何矣。

案茲已遵章繳交者固多，凡未繳交者，希即將年費繳來，藉資挹注，而利進

其其女相許，有證否？」鄉人曰：「生云有。」證何在？」鄉人曰：「簡札盈束，皆在南中，今北來好合，非來對簿，携此胡爲？」殿撰語塞，歸而怒責女曰：「你欲嫁此

界，你二千金，任爾自由，父女之情，盡於今夕。」女飲泣，不辯亦不

答。

又一日，鄉人傳生意又來追殿撰，殿撰使客代答。三五日後，便送女公子往遠旅，勸玉生得信，狂喜，如期女果來，挾箱籠數事，並二婢，生與女遂草草就逆旅成婚。

殿撰弗至，生謁殿撰，門者峻拒，生怪問女，女泣曰：「與君婚媾，父母恩義爲之絕矣！」生曰：「不然，則早日南歸耳。惟兩青女，殊可喜。」

弗必，南中給事卿左右者，弗憂無人，我忍累君操作耶！」女不敢拂其意，遂遣兩婢去，勸玉生遂携新

妻，挾厚載，南歸旋矣。

抵滬後，生棲其逆旅中，賺女金中資，分償夙逋，未匝月，生語女曰：「海上不可居，我與卿歸海處故宅，且拜姑氏，亦不宜遲。」遂一舸抵處，入城，尋故宅，陋巷中，屋三椽，是焉。

三屋更雜居三四家，生僅佔其一，入室，一邁婦憇息，滿眉端，生語女曰：「此吾母也。」女拜，生母曰：「婦來甚善，烹飪浣濯，之，吾可小休矣。」旁一兒，可九齡，生語女曰：「此吾前妻子也。」

「生母又進言曰：「是兒衣履鞋帽，新婦亦任之。」女唯唯，黃昏，生促女入廚下，劈柴造飯，入夕，生託言海上編輯事繁，翩然去，海處小邑也，未一月，咸知有生後病故，女則不知如何矣。

案茲已遵章繳交者固多，凡未繳交者，希即將年費繳來，藉資挹注，而利進

其其女相許，有證否？」鄉人曰：「生云有。」證何在？」鄉人曰：「簡札盈束，皆在南中，今北來好合，非來對簿，携此胡爲？」殿撰語塞，歸而怒責女曰：「你欲嫁此

界，你二千金，任爾自由，父女之情，盡於今夕。」女飲泣，不辯亦不

答。

又一日，鄉人傳生意又來追殿撰，殿撰使客代答。三五日後，便送女公子往遠旅，勸玉生得信，狂喜，如期女果來，挾箱籠數事，並二婢，生與女遂草草就逆旅成婚。

殿撰弗至，生謁殿撰，門者峻拒，生怪問女，女泣曰：「與君婚媾，父母恩義爲之絕矣！」生曰：「不然，則早日南歸耳。惟兩青女，殊可喜。」

弗必，南中給事卿左右者，弗憂無人，我忍累君操作耶！」女不敢拂其意，遂遣兩婢去，勸玉生遂携新

妻，挾厚載，南歸旋矣。

抵滬後，生棲其逆旅中，賺女金中資，分償夙逋，未匝月，生語女曰：「海上不可居，我與卿歸海處故宅，且拜姑氏，亦不宜遲。」遂一舸抵處，入城，尋故宅，陋巷中，屋三椽，是焉。

三屋更雜居三四家，生僅佔其一，入室，一邁婦憇息，滿眉端，生語女曰：「此吾母也。」女拜，生母曰：「婦來甚善，烹飪浣濯，之，吾可小休矣。」旁一兒，可九齡，生語女曰：「此吾前妻子也。」

「生母又進言曰：「是兒衣履鞋帽，新婦亦任之。」女唯唯，黃昏，生促女入廚下，劈柴造飯，入夕，生託言海上編輯事繁，翩然去，海處小邑也，未一月，咸知有生後病故，女則不知如何矣。

案茲已遵章繳交者固多，凡未繳交者，希即將年費繳來，藉資挹注，而利進

其其女相許，有證否？」鄉人曰：「生云有。」證何在？」鄉人曰：「簡札盈束，皆在南中，今北來好合，非來對簿，携此胡爲？」殿撰語塞，歸而怒責女曰：「你欲嫁此

界，你二千金，任爾自由，父女之情，盡於今夕。」女飲泣，不辯亦不

答。

又一日，鄉人傳生意又來追殿撰，殿撰使客代答。三五日後，便送女公子往遠旅，勸玉生得信，狂喜，如期女果來，挾箱籠數事，並二婢，生與女遂草草就逆旅成婚。

殿撰弗至，生謁殿撰，門者峻拒，生怪問女，女泣曰：「與君婚媾，父母恩義爲之絕矣！」生曰：「不然，則早日南歸耳。惟兩青女，殊可喜。」

弗必，南中給事卿左右者，弗憂無人，我忍累君操作耶！」女不敢拂其意，遂遣兩婢去，勸玉生遂携新

妻，挾厚載，南歸旋矣。

抵滬後，生棲其逆旅中，賺女金中資，分償夙逋，未匝月，生語女曰：「海上不可居，我與卿歸海處故宅，且拜姑氏，亦不宜遲。」遂一舸抵處，入城，尋故宅，陋巷中，屋三椽，是焉。

三屋更雜居三四家，生僅佔其一，入室，一邁婦憇息，滿眉端，生語女曰：「此吾母也。」女拜，生母曰：「婦來甚善，烹飪浣濯，之，吾可小休矣。」旁一兒，可九齡，生語女曰：「此吾前妻子也。」

「生母又進言曰：「是兒衣履鞋帽，新婦亦任之。」女唯唯，黃昏，生促女入廚下，劈柴造飯，入夕，生託言海上編輯事繁，翩然去，海處小邑也，未一月，咸知有生後病故，女則不知如何矣。

案茲已遵章繳交者固多，凡未繳交者，希即將年費繳來，藉資挹注，而利進

其其女相許，有證否？」鄉人曰：「生云有。」證何在？」鄉人曰：「簡札盈束，皆在南中，今北來好合，非來對簿，携此胡爲？」殿撰語塞，歸而怒責女曰：「你欲嫁此

界，你二千金，任爾自由，父女之情，盡於今夕。」女飲泣，不辯亦不

答。

又一日，鄉人傳生意又來追殿撰，殿撰使客代答。三五日後，便送女公子往遠旅，勸玉生得信，狂喜，如期女果來，挾箱籠數事，並二婢，生與女遂草草就逆旅成婚。

殿撰弗至，生謁殿撰，門者峻拒，生怪問女，女泣曰：「與君婚媾，父母恩義爲之絕矣！」生曰：「不然，則早日南歸耳。惟兩青女，殊可喜。」

弗必，南中給事卿左右者，弗憂無人，我忍累君操作耶！」女不敢拂其意，遂遣兩婢去，勸玉生遂携新

妻，挾厚載，南歸旋矣。

抵滬後，生棲其逆旅中，賺女金中資，分償夙逋，未匝月，生語女曰：「海上不可居，我與卿歸海處故宅，且拜姑氏，亦不宜遲。」遂一舸抵處，入城，尋故宅，陋巷中，屋三椽，是焉。

三屋更雜居三四家，生僅佔其一，入室，一邁婦憇息，滿眉端，生語女曰：「此吾母也。」女拜，生母曰：「婦來甚善，烹飪浣濯，之，吾可小休矣。」旁一兒，可九齡，生語女曰：「此吾前妻子也。」

「生母又進言曰：「是兒衣履鞋帽，新婦亦任之。」女唯唯，黃昏，生促女入廚下，劈柴造飯，入夕，生託言海上編輯事繁，翩然去，海處小邑也，未一月，咸知有生後病故，女則不知如何矣。

案茲已遵章繳交者固多，凡未繳交者，希即將年費繳來，藉資挹注，而利進

其其女相許，有證否？」鄉人曰：「生云有。」證何在？」鄉人曰：「簡札盈束，皆在南中，今北來好合，非來對簿，携此胡爲？」殿撰語塞，歸而怒責女曰：「你欲嫁此

界，你二千金，任爾自由，父女之情，盡於今夕。」女飲泣，不辯亦不

答。

又一日，鄉人傳生意又來追殿撰，殿撰使客代答。三五日後，便送女公子往遠旅，勸玉生得信，狂喜，如期女果來，挾箱籠數事，並二婢，生與女遂草草就逆旅成婚。

殿撰弗至，生謁殿撰，門者峻拒，生怪問女，女泣曰：「與君婚媾，父母恩義爲之絕矣！」生曰：「不然，則早日南歸耳。惟兩青女，殊可喜。」

弗必，南中給事卿左右者，弗憂無人，我忍累君操作耶！」女不敢拂其意，遂遣兩婢去，勸玉生遂携新

妻，挾厚載，南歸旋矣。

抵滬後，生棲其逆旅中，賺女金中資，分償夙逋，未匝月，生語女曰：「海上不可居，我與卿歸海處故宅，且拜姑氏，亦不宜遲。」遂一舸抵處，入城，尋故宅，陋巷中，屋三椽，是焉。

三屋更雜居三四家，生僅佔其一，入室，一邁婦憇息，滿眉端，生語女曰：「此吾母也。」女拜，生母曰：「婦來甚善，烹飪浣濯，之，吾可小休矣。」旁一兒，可九齡，生語女曰：「此吾前妻子也。」

「生母又進言曰：「是兒衣履鞋帽，新婦亦任之。」女唯唯，黃昏，生促女入廚下，劈柴造飯，入夕，生託言海上編輯事繁，翩然去，海處小邑也，未一月，咸知有生後病故，女則不知如何矣。

案茲已遵章繳交者固多，凡未繳交者，希即將年費繳來，藉資挹注，而利進

其其女相許，有證否？」鄉人曰：「生云有。」證何在？」鄉人曰：「簡札盈束，皆在南中，今北來好合，非來對簿，携此胡爲？」殿撰語塞，歸而怒責女曰：「你欲嫁此

界，你二千金，任爾自由，父女之情，盡於今夕。」女飲泣，不辯亦不

答。

又一日，鄉人傳生意又來追殿撰，殿撰使客代答。三五日後，便送女公子往遠旅，勸玉生得信，狂喜，如期女果來，挾箱籠數事，並二婢，生與女遂草草就逆旅成婚。

殿撰弗至，生謁殿撰，門者峻拒，生怪問女，女泣曰：「與君婚媾，父母恩義爲之絕矣！」生曰：「不然，則早日南歸耳。惟兩青女，殊可喜。」

弗必，南中給事卿左右者，弗憂無人，我忍累君操作耶！」女不敢拂其意，遂遣兩婢去，勸玉生遂携新

妻，挾厚載，南歸旋矣。

抵滬後，生棲其逆旅中，賺女金中資，分償夙逋，未匝月，生語女曰：「海上不可居，我與卿歸海處故宅，且拜姑氏，亦不宜遲。」遂一舸抵處，入城，尋故宅，陋巷中，屋三椽，是焉。

三屋更雜居三四家，生僅佔其一，入室，一邁婦憇息，滿眉端，生語女曰：「此吾母也。」女拜，生母曰：「婦來甚善，烹飪浣濯，之，吾可小休矣。」旁一